

邴原是誰？邴原是與管寧齊名的人物。管寧總聽說過吧！錢賓四先生就常說：三國人物，管寧第一。有點意外吧！三國人物排名第一的，應該是諸葛亮，或者是曹操、劉備這類英雄豪傑之士，怎會是名氣不大的管寧呢？其實，對管寧的推崇，錢賓四之前即已有之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《讀通鑑論》中就表示，天下不可一日廢的是道，君子不可一日無的是學；從這個觀點來說，漢末三國的天下，不是劉備、孫權、曹操所能維持，也不是諸葛亮、荀彧所能維持，這個天下是靠管寧來維持的。我們可以說，歷來把管寧的地位置於他人之上，也是有其看法和道理。再者，若說管寧在這個時代排名第一，與他齊名的邴原，也就不是無足輕重的等閒之輩了。

《通鑑》卷六十，漢獻帝初平二年（西元一九一年），記有管寧與邴原的事情，茲錄於下：

公孫度威行海外，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，北海管寧、邴原、王烈皆往依焉。寧少時與華歆為友，嘗與歆共鋤菜，見地有金，寧揮鋤不顧，與瓦石無異，歆捉而擲之，人以是知其優劣。邴原遠行遊學，八九年而歸，師友以原不飲酒，會米肉送之；原曰：「本能飲酒，但以荒思廢業，故斷之耳。今當遠別，可一飲燕。」於是共坐飲酒，終日不醉。寧、原俱以操尚稱，度虛館以候之。寧即見度，乃廬於山谷，時避難者多居郡南，而寧獨居北，示無還志，後漸來從之，旬月而成邑。寧每見度，語唯經典，不及世政；還山，專講詩、書，習俎豆，非學者無由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邴原性剛直，清議以格物，度以下心不安之。寧謂原曰：「潛龍以不見成德。言非其時，皆招禍之道也。」密遣原逃歸，度聞之，亦不復追也。

這段文字中提到華歆、管寧、邴原三人，讓我們想起當時有一種說法，華歆是龍頭，邴原是龍腹，管寧是龍尾，好像三人雖然齊名，仍有高下之別。這個說法見於《三國志·華歆傳》裴松之注所引《魏略》的記載，裴松之本人對這個說法很不認同，他在這段記載之後加上一條按語：「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猶懿望，不必有愧華公，管幼安含德高蹈，又恐弗當為尾。《魏略》此言，未可以定其先後也。」胡三省在《通鑑》卷六十七，華歆把牆壁打開，將伏皇后牽出的記載之後，寫下一條按語：「華子魚有名稱於時，與邴原、管寧號三人為一龍，歆於龍頭，原為龍腹，寧為龍尾。歆所為乃爾；邴原亦為操爵所縻；高尚其事，獨管寧耳。當時頭尾之論，蓋以名位言也。嗚呼！」意思是當時龍頭、龍腹、龍尾之說，是依三人官職的高下，沒有意義。

回到邴原，在《通鑑》中還有一個地方提到他，卷六十五，建安十三年，曹操幼子死，很哀傷，想要和邴原已死的女兒合葬，為邴原所拒。可知在《通鑑》中關於邴原的事跡不多，似乎沒什麼好談。沒錯，確是如此；不過，這不表示邴原的事情僅限於此，不足一談。我們可以在別的地方看到關於邴原的資料，《三國志》本文中仍屬有限，但在裴松之的注中卻能看到豐富的記載，就是〈邴原別傳〉這篇約有一千七百字的長文，足可一談。那就讓我們從這篇長文中歸納出六個重點，來看看

邴原這位人物和他生活的時代。

邴原十一歲時，父親去世，家裡很窮，念不起書，走過附近的「書社」，看到一些孩童在念書，就哭了。書社的老師問他，「小朋友，什麼事讓你難過啊？」邴原回答說：「我想讀書，我也知道讀書需要父兄的支助，我沒有父兄，也就失去了讀書的資格，想到這裡非常難過，就流下淚來。」老師說道：「如果你真的想讀書，就來這裡上課，我不收你的學費。」於是，一個冬天，他讀完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。在一些小朋友之中，邴原顯得很有樣子。在這段記載中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邴原從小就有的上進心，還看到了漢末社會文化的一個剪影；有條件的孩童都在上學讀書，有愛心的老師還幫助有志的少年讀書上進。我們不要忘了，漢末是政治極為汙亂的時代，但在民間的某一個層面，像是教育文化方面，仍然是正常運作，而且繼續發展。

年長之後，游學四方，遍訪名師，結交益友。他沒有高車駟馬，他是負笈徒步而行；他沒有足夠的盤纏，他過著最為艱苦的日子。在這一段時間裡，他師事交往的人物，像是陳寔、范滂、盧植等，均為一時俊彥。到了結束求學階段的日子，也是辭別師友的時候，他必然是既興奮又不捨，怎能不開懷暢飲呢？我們讀這一段記述，除了欽佩邴原不畏艱困，一心向學的卓絕精神外，也不妨想想邴原所學的內容應該是些什麼。我們過去的知識可能會說，漢末的經學主要是經書的章句訓詁，需要記誦十分煩冗的各種解釋說明。我們想，邴原這樣的人，肯會下這種笨工夫嗎？當然不會。我們相信，邴原非常用功，他讀書是為了究明書中的道理，而不只是記誦書上的文字而已。

他像漢代讀書人一樣，應召出仕，任職於孔融手下。孔融，就是那位讓梨的弟弟，也是漢末名望最高的人物之一。孔融對一位下屬非常欣賞，贊口不絕，後來不喜歡了，就要殺了他。其他的人紛紛替他求情，這個人也嚇壞了，不停叩頭，地上都是血，孔融還是沒有饒恕的意思。邴原也在場，一語不發，孔融覺得有點奇怪，就問邴原，大家都為他求情，你為什麼不說話。邴原說，過去你對他很好，又要薦舉他，又說像是你兒子，今天你卻說要殺他。你對他好的時候說他是兒子，對他壞的時候就要殺他。我不懂你為什麼喜歡他，又為什麼厭惡他。孔融說，這個人出身貧微，是我提拔他，今天他辜負了我。他還不錯，我提拔他，他辜負我，我就殺他，這就是統治的道理。過去應仲遠當泰山太守，薦舉一個孝廉，不到一個月就把他殺了。地方長官對屬下時好時壞是常有的事。邴原說，應仲遠舉人孝廉，又將他殺了，對嗎？孝廉是國家的人才，若你的薦舉是對的，那麼你殺他就不對；若你殺他是對的，那你的薦舉就不對了。應仲遠明明做錯了，你為什麼要學他呢。孔融聽了大笑，說我是開玩笑的。邴原板起臉說，有修養的君子，講話十分謹慎，舉止也要得體，怎麼可以把想殺人當做開玩笑的事，隨便說說？孔融沒話可以回答。從這一段敘述中，可以感到邴原應付事情不無謀略，更可以看到他思考的敏銳，言辭的機鋒，就是聰明如孔融也難以招架。其實，這一段中最突顯的人物是孔融，讓我們看到一位名望極高，實際能力卻甚平庸的人物。相比之下，邴原非但不見遜色，恐怕還要高明些呢！

漢末政治極為敗壞，大亂即將爆發，有識者為求保命惟有遠走他鄉。邴原也不

例外，他帶了全家到了鬱洲山中。還是孔融惜才，也是為民請命，要邴原出山，寫了一封很懇切，也極優美的信給他，他就來到遼東。有一次，邴原在路上拾到錢，隨手把錢繫在樹枝上，這錢非但沒人取走，而且越來越多，邴原覺得奇怪，別人告訴他，這是神樹。他感到一個不經意的小動作，造成地方上的迷信，非常不好，他就加以說明，並把錢收聚起來，供作社祭之用。這個故事可以看到像是遼東這樣的邊緣地區，迷信的風氣相當濃重，邴原來到此地，努力將它破除，儒家學說中的一些人生道理也就逐漸為人們所接納。他的作為與漢代循吏在地方上化民成俗的貢獻，可以說是並無二致。

邴原是一個剛直的人，不大能見容於公孫度及其手下，他聽從管寧的建議逃回中原。回到中原，授徒講學，來到他門下的多屬英偉之士；與鄭玄講學，注解典籍，聚集一批儒雅之士，很不一樣。但兩者同樣有名，人們說，青州有邴、鄭之學。有一次，曹操討伐匈奴，回到中原，路經此地，地方上稍有名聲的人物無不前來。最令曹操高興的是邴原也來了，但他看到軍中士大夫前去拜望邴原的，就有數百人之多，極為驚訝。他問荀彧是怎麼會事，荀彧說，邴原是一世異人，是讀書人之中最為精萃的人物，建議曹操要盡量以禮相待，曹操對邴原也就極為敬重。我們在這一段記載中，一來看到邴原之學與鄭玄之學很不一樣，各有特色；二來看到曹操雖然久聞邴原之名，卻沒想到他的名望居然如此之高，相對而言，荀彧就完全可以了解。可知在當時士大夫的心中，典籍學識上的博洽，以及立身處世上的高卓，都是為人們所敬重的學問。

邴原受到曹操的重用，請他輔佐太子曹芳。有一次，太子大會賓客，在一百多人的宴會中，太子提出一個話題，要大家發言。題目是，國君和父親都病重，家裡只有一丸藥，只能救一人，應當救國君，還是父親？許多人紛紛講話，七嘴八舌，好不熱鬧。邴原在坐，一語不發，曹芳特地問他，他很不高興地說，父親！曹芳只有閉口不說了。〈邴原別傳〉就在這裡結束。我們在讀這個故事時，不妨想想邴原心裡想些什麼，他一定覺得，父子是天生的，君臣是後天的，當然是父子優先於君臣，這個問題不值得討論。而曹芳君臣上下談得如此熱鬧，無寧是怪事一件，尤其是曹芳，提出這樣的問題，足見格調不高，見識有限，決非一位可以大有作為的傑出人物。

邴原的名字只一見於《世說新語》，〈賞譽〉篇記曰：「公孫度目邴原：『所謂雲中白鶴，非燕雀之網所能罷也。』」是指邴原逃離遼東，公孫度知悉後，並未設法將他追回時所說的一句話。〈邴原別傳〉亦有之，文字稍異。

您讀到這裡，心中一定納悶，我們不是讀通鑑嗎？怎麼儘在讀三國志的裴松之注？是不是弄錯了？沒有錯，我們是籍讀通鑑之名來讀三國志裴注。因為：一，讀通鑑的時候不能只讀通鑑，至少應該讀點正史，您看王夫之的《讀通鑑論》中，即有不少通鑑以外的歷史知識。過去老師教學生讀通鑑，都要學生與正史對讀，今天我們讀通鑑也應該如此。二，讀通鑑可以說是進入古代世界的津筏。古代世界豐富多采，我們不應該只站在門口，翹首觀望而已。我們應該走進去，去仔細瞧瞧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所以，遇到覺得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應該把正史或其他史書拿來，

找到相關章節，享受一下讀史的樂趣，這樣做往往會遇到十分精彩的記述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。通鑑中關於邴原的記載十分簡略，我們不滿意，去讀三國志，讀到裴松之的注，看到內容如此豐富精彩的一篇文章，讓我們不只對邴原本人有更多的了解，還可以對漢末三國的時代有了鮮明的認識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所以，我們千萬不要把自己的閱讀只限在《資治通鑑》一部書中，藉讀通鑑讀更多的書，更能得到讀通鑑的樂趣。

本文刊載於《歷史月刊》第 206 期（2005 年 3 月號），頁 99-101。